

從金融土木到芯片AI，新一輪擴招如何改變高考志願？

在她看來集成電路行業當前的熱度更多是泡沫，而現在這批孩子本碩畢業已是七年之後，到那時，「這個泡沫不一定還在」。



Costfoto/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

從高考成績出爐那一刻起，一場為期兩週的，圍繞着信息、心態乃至財力的戰役便正式打響。何謂一個好專業？許多家長迫切地為剛踏出應試教育大門的孩子找到一個確定的答案，將目光投向了一個近年來持續火爆的領域：高考志願填報諮詢。

高考志願填報老師裏，張雪峰是最廣為人知的一位，他的觀點諸如「所有文科都叫服務業」「普通家庭別學新聞」都曾廣泛傳播。這些看似誇張的言論也引發了不少質疑。從業五年的高報（高考志願填報）老師彭天認為，張雪峰的很多觀點要辯證看待：熱門專業不見得適合每一個孩子，所謂的「天坑專業」（注：多指就業與行業前景差的專業）也可能成為抄底的好選擇，一切都要結合院校層次、所在城市、孩子性格和喜好以及家庭經濟條件綜合判斷。

更何況，時代變化飛快，行業的潮起潮落遠非個人所能預測。今年3月初，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先後宣布2025年擬增加約150名本科生招生名額。同一時期，中國人民大學、上海交通大學、武漢大學等多所高校也宣布擴招計劃。而以文科見長的復旦大學，則將今年文科招生比例從原來的30%至40%大幅壓縮至20%，同時擴大理工農醫類學科招生規模。

這一次擴招的方向清晰地瞄準了人工智能、集成電路、新能源以及生物醫藥等「國家戰略急需」專業。這場被稱為「優質本科擴招」的改革，加上3月初中國國家發改委提出2025年「雙一流本科再擴招2萬人」，正在重塑中國高等教育版圖，也將改變無數家庭的命運。

做高報七年的鄭穎在剛入行時還會給家長推薦土木工程，到今年，她提都不敢提，「怕被罵」。她也觀察到，微電子、人工智能等專業這兩年被越來越多的家長和孩子頻繁提及。此外，近年來「新高考」改革的逐步推開，高校裁撤文科、擴招理工科的變化趨勢，加劇了文科生的劣勢地位，也在持續衝擊着各專業熱度的水位。

接受採訪的四位高考志願填報老師，其中有人從業已有七年，也有人在高回報的吸引下於去年剛入行。每一年，他們每人都會接觸10-40個家庭左右。這是一個被焦慮驅動、以信息差為名的行業，身處其中的人如何看待時代變化，又要如何從不確定中找尋確定？

焦慮的父母，湧向高報師

在高考志願填報這個以孩子的未來為賭注的行當，階層、地域乃至性別的不平等以一種近乎赤裸的方式顯現。

從業七年的高考志願填報老師鄭穎，有時覺得自己的真實身份其實是家庭調解員。

今年高考成績揭曉後的第二天，一個深圳的家庭找到她，一家三口悉數到場。女孩戴眼鏡、梳馬尾，文文靜靜。爸爸是互聯網公司的中層，剛坐下就開門見山地表示想讓孩子讀計算機，女承父業。作為中學語文老師的孩子媽媽皺起眉，馬上投出反對票，從近幾年計算機行業的日趨飽和，說到互聯網領域的「35+危機」，再分析AI對程序員的替代，最後拋出自己同樣明確但完全相反的觀點：希望孩子學漢語言文學，好考公考編，穩定比什麼都強。

鄭穎看向一直低着頭不說話的女孩，問她的看法。我喜歡看韓劇，想讀韓語，孩子聲音小小地說。一句話成功吸引了父母二人的炮火。



Andy Wong/AP/

鄭穎在心裏長嘆一口氣。以自己的人生和社會閱歷為子女指導方向的父母，和對社會不同領域行業的此消彼長知之甚少，更重視自己興趣的孩子，是她經常遇到的家庭組合。

在上海做高報四年的沈青總結，家長們反覆詢問的無外乎三類問題：這個專業容易考研嗎？好找工作嗎？適合考公嗎？

今年，有好幾個家長問她，我們孩子這個分數想讀海關專業，有沒有機會？她心中訝異，要知道，前幾年海關專業還是一個需要她主動給家長們介紹的冷門選項。據她觀察，近兩年同樣受到很多家長青睞的還有公安、鐵路專業，而它們有一個共同點：包就業。

「疫情之後，我們明顯感覺到大家對鐵飯碗類專業越來越追捧了。」沈青說，這樣的現象在孩子成績一般、家裏經濟條件一般的家庭中尤為凸顯。

而專業難不難、有沒有意思，宿舍是幾人間、有沒有空調，學校周邊可以吃喝玩樂的場所多不多，這些在沈青看來「很實在」的問題是孩子們更關心的，「畢竟讀研找工作都是四年之後的事了，但住得好不好，吃得好不好，可是他們馬上就要面對的事情」。

當父母和孩子意見不一致的時候，鄭穎只能分頭勸說，再盡力找他們想法的最大公約數——「但成績一般，還既要、又要、還要，哪裏有這麼好的事呢？」

好在，這個深圳女孩家裏的經濟條件不錯，最後志願表上填了一串中外合辦院校，相對兼顧了不那麼高的分數和這一家人對學校層次以及專業的偏好。

七年來，鄭穎接觸了超過150個家庭，大部分是和這個女孩家類似的中產階層，程序員、工程師、中小學老師、國企職員是父母們常見的職業。「畢竟，少則五六千、多則八九千的諮詢費，需要有點家底才能承受得起。」鄭穎說。

從業五年的山東高報老師彭天也發現，越是工作好、收入高的父母，對孩子未來的規劃越上心，填志願時的參與度越高。有個女孩的舅舅是高校教授，彭天和他們一家討論志願表時，每談到一個專業，孩子舅舅都會打電話諮詢他在高校裏的朋友，這家人對孩子的規劃也相當明確：本科畢業後讀研、讀博、做學術。

也有一些經濟條件一般甚至拮据的家庭走進高報機構的大門，但結局常常是傷感的。



Stringer/Reuters/

今年六月底的四川，氣溫超過35度的一個午後，一位包着頭巾的媽媽帶兒子找到高報師陳怡。男孩的分數不高，陳怡建議他們多報一些民辦高校兜底，不然可能有滑檔（注：分數雖達到某批次線卻未被錄取，被迫參與下一批次錄取）的風險。聽了這話，孩子媽媽神色惶然，說她得了癌症，在化療，家裏的錢所剩無幾，供不起孩子上民辦。

彭天也遇到過一個類似處境的孩子。那是一個內向但很有禮貌的女孩，看起來心事重重。她的父母務農，口音很重，和彭天溝通時很費勁。聽到孩子可能要讀民辦大學，他們手一揮，說，念不了公辦就不讓她唸了。彭天看到女孩的眼神一下子變得暗淡了。

在高考志願填報這個以孩子的未來為賭注的行當，階層、地域乃至性別的不平等以一種近乎赤裸的方式顯現。

對於上海的家庭來說，報志願的第一原則是儘可能讓孩子留在上海，高報師沈青說。找到她的本地家庭，大多家裏有房有車，談到對孩子以後的期待，都說不指望孩子有多好的工作、多高的收入，只要能在父母身邊，過個穩定快樂的生活就好。

考公大省山東則是另一幅面貌。彭天說，在很多山東家長眼裏，除了公務員，只有醫生、老師、律師是正經職業，「其他都是雜七雜八」。她還遇到過一對母女，媽媽對女孩的規劃就是讀個好就業的專業，畢業後回家鄉工作、養弟弟妹妹，然後儘快結婚生孩子。

帶着各自不同的期待和焦慮，家長們涌向高報師，用真金白銀堆出了一個日益膨脹的市場。新經濟產業第三方數據挖掘和分析機構「艾媒諮詢」的數據顯示，2025年中國高考志願填報的付費規模超

過10億元，另根據「天眼查」數據，中國目前有超過1800家企業名稱或經營範圍含「志願填報」的公司。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新人進入高報行業，比如本職是一名高中老師的陳怡，在高回報的吸引下於去年入行，兼職做高報。有經驗的高報師，一兩個星期就能賺五六萬，她不乏羨慕地說。

高報師中，張雪峰無疑是最廣為人知的一位。2016年，還是一名考研老師的張雪峰憑藉視頻《7分鐘解讀34所985高校》走紅於網絡，順勢進入高報行業。



7 34 985

近幾年，他的觀點諸如「所有文科專業都叫服務業」「孩子非要報新聞學，我一定會把他打暈」「普通家庭、女孩、成績一般，不要報金融，除非你能豁得出去自己」，都在社交媒體上被廣泛傳播；他的公司推出的的高考填報服務，價格逐年上漲，到今年已至12999元/18999元，卻依然在20分鐘內被一搶而空。

在鄭穎看來，家長們與其說是為專業性付費，不如說是為張雪峰的名氣和「牌子」買單。去年花11999元購買過張雪峰高報服務的一位高三孩子媽媽，最後在志願表上填的大多是計算機、電子信息、電氣工程這幾類公認的就業前景好的專業。我問這位媽媽，花這麼多錢，值嗎？沉默了一會兒，她說，「人家是名師，比咱們懂」。

文科危機？

政策與資源都在加速流向理工科。2025年全國高校共新增專業點1839個，2/3是工科，而停招、撤銷專業點3600多個，絕大多數都是文科。

孩子是理科生還是文科生？鄭穎的高報諮詢總是以這個問題開啓。

2014年起開始的高考綜合改革（也被稱為「新高考」），採用「3+1+2」或「3+3」的選科模式（注：除了必選的語數外三科，前者需在物理或歷史中任選一門、再在地理、化學、政治、生物中任選兩門，後者則是在六門中任選三門），目前已在中國29個省份全面推開。「新高考」模式下，理科生/文科生通常指選了物理/歷史類的學生。

遇到理科生，鄭穎會鬆一口氣，因為可選的方案有很多：最優解是近幾年熱度高居不下的計算機，此外統計、大數據等寬口徑的專業也是不錯的選擇，要是孩子分數有限，還可以從生化環材（生物、化學、環境、材料）這些所謂的「天坑專業」中低分抄底進好學校，到研究生階段再換專業。因此，鄭穎給理科生報志願的過程經常是一團和氣，她輕鬆，家長孩子也滿意。

面對文科生，事情就要複雜得多了。根據教育部發布的《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指引》，物理組考生任一選科組合的可選專業數量都超過了歷史組，其中「物化雙選」的專業覆蓋率

都在95%以上，而歷史組考生的專業覆蓋率全部低於50%。

近年來高校裁撤文科、擴招理工科的大趨勢更是加劇了文科生的劣勢地位。沈青介紹，今年上海高校的理工科專業普遍大量擴招，有的甚至翻倍招生，但文科專業的招生名額幾乎沒有變化，在整體考生數量增加約1萬人的情況下，「那就是變相縮招了」。山東也是如此，彭天說，今年全省本科擴招1.25萬人，其中約2/3只招「物化雙選」的學生。據她了解，當地的幾所高中甚至已經取消了文科班，「文科生越來越難了」。

在文科生本就不多的可選專業中，大部分又被以張雪峰為代表的輿論聲音列為風險項——小語種只是工具，沒有壁壘；金融學也是不能報的，不適合普通家庭；新聞學更是絕對要被排除在外的，「在中國本科專業目錄裏邊，你閉着眼睛摸一個都比新聞好」。



Li Muyi, Yang Feifei/VCG via Getty Images

這樣的焦慮並非無源之水。近兩年，政策與資源都在加速流向理工科。據「智谷趨勢Trend」統計，2025年全國高校共新增專業點1839個，2/3是工科，而停招、撤銷專業點3600多個，絕大多數都是文科。

不過，對於網絡上流傳的「文科危機論」，鄭穎並不認同。她承認文科生在大學專業上的選擇空間有限，但她不認為文科生未來的出路少。

今年她輔導的12個學生裏只有一個文科生。那是一個很活潑的女孩，成績一般，被問到選擇歷史組的原因，大大咧咧一笑，「實在學不會物理了」。她爸媽很是發愁：「張雪峰說文科都是服務業，我們家孩子以後怎麼辦呢？」

對於文科生，首先學校大於專業，鄭穎對女孩父母斬釘截鐵地說。她解釋，理科跟文科不同，理科生一定要選好專業——如果選了化學，但學一半發現自己其實喜歡物理，再轉專業會非常困難——但是文科各專業之間的壁壘沒有那麼深。院校層次這時候就顯得尤為重要。學校越好，保研率、考研錄取率越高，能接觸到的人也不一樣，眼界會完全不同。「用專業換院校層次，歸根結底是一個性價比的問題。」

再談具體的專業，鄭穎問女孩平時有什麼愛好。了解到她英語成績不錯，平時也喜歡看美劇、聽英文歌，鄭穎建議她可以試試英語專業——「文科生之後的路都是靠自己走出來的，大概率跟他們大學學的專業沒有太大關係，這樣的話幹嘛不在大學裏學一個自己喜歡的？而且英語是基礎，能用的地方有很多。」

她也遇到過想讀歷史的孩子，但家長擔心這個專業之後不好找工作，很猶豫。她把可能的工作方向拆分開來逐一分析：歷史老師是個常規的選擇，要是孩子對歷史有持續鑽研的興趣，可以爭取進研

究所或者博物館，再不濟也可以做文科專業普遍能做的文字類工作，出路其實很多。她這樣一解讀，孩子開心了，家長也安心了。

財會類這樣的技能型專業也是鄭穎經常會給文科生推薦的，進可考證、考研、留學，以後進金融機構，打開職業道路的天花板，退可做會計和出納，考公考編也是一個備選項。

「只要想清楚，文科生的路一點不窄，只會越走越寬，」鄭穎總結，「理工科打的是經濟基礎，文科做的是上層建築，社會是需要文科生的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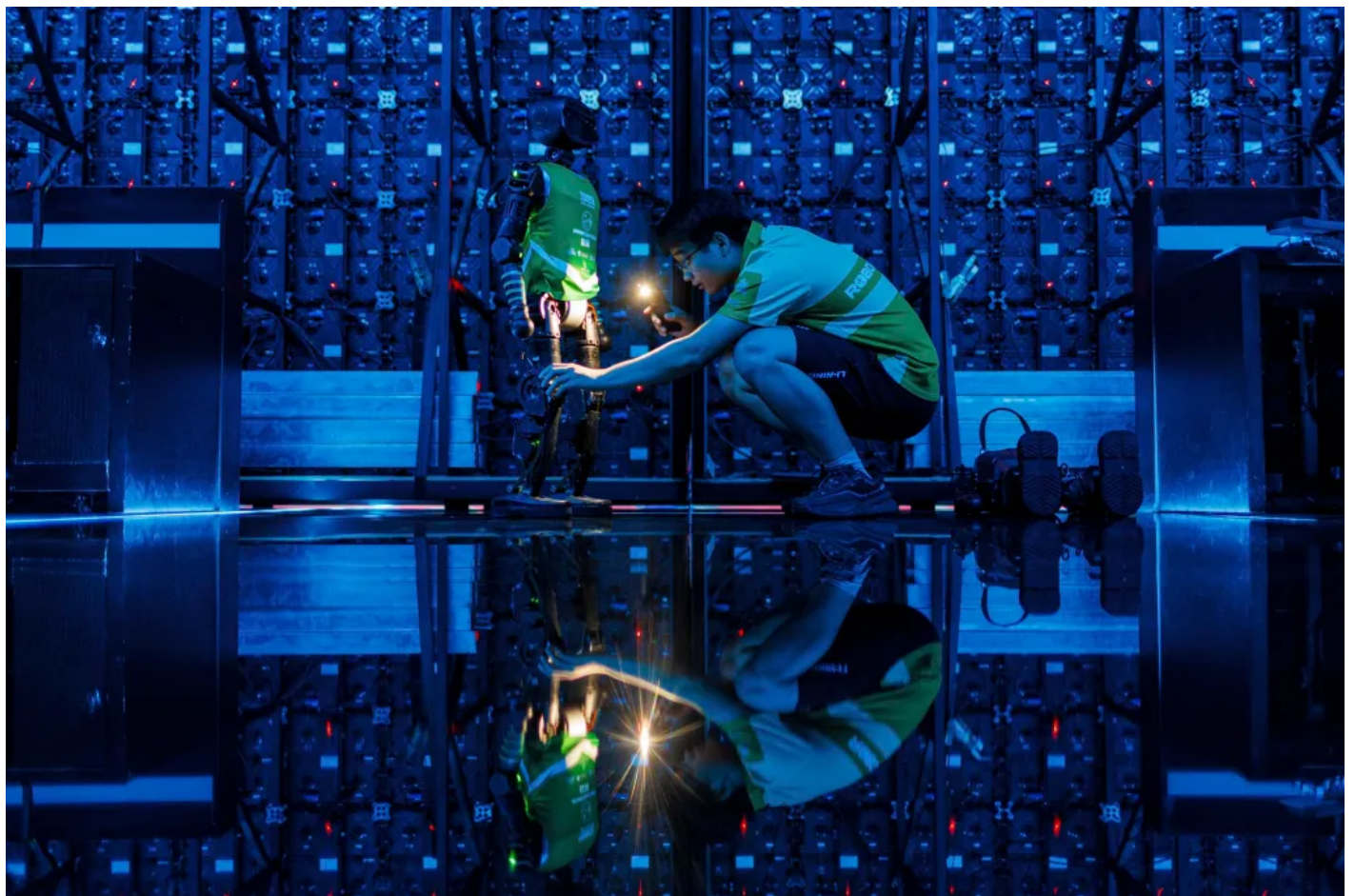
沒有永恆的潮流

有的家長對國家的芯片政策、集成電路發展侃侃而談，好像孩子讀了微電子專業，就已經一隻腳踏進了華為和中芯國際。

沈青自認為做高報的時間不長，四年——剛好是念一個本科的時間——而她已經目睹很多專業潮起又潮落。

她剛入行時，很多家長孩子「一門心思奔着金融經管專業去」，但降薪裁員潮席捲金融業後，這樣的聲音她越來越少聽見了。

斷崖式遇冷的還有建築類專業。七年前，鄭穎還會給家長推薦土木工程，到了今年，她提都不敢提，「怕被罵」。去年才入行的陳怡則是直接進入後一階段，以建築學為圓心，輻射到土木工程、工程造價、城鄉規劃、風景園林等一系列專業都被她列入了「黑名單」。



AI

Wang Zicheng/VCG via Getty

Images

取而代之、越來越熱的是計算機和人工智能。還有一個後起之秀是與芯片息息相關的微電子專業。2015年，中國公布了首批9所建設和17所籌建示範性微電子學院的高校名單，這28所高校多為家喻戶曉的綜合性名校或理工類重點高校。近年來「芯片熱」升溫，不在此名單的高校也開始爭相布局微電子專業。據「陽光高考網」，近5年中國有34所高校新增了微電子專業，目前全國共有131所高校開設該專業。不過，新設微電子專業的高校良莠不齊，並非都具備開展相關教育的硬件和師資資源。

有的家長找到沈青時對國家的芯片政策、集成電路發展侃侃而談，好像孩子讀了微電子專業，就已經一隻腳踏進了華為和中芯國際。

她常常會勸，微電子比計算機難學很多，但是收入不一定比計算機高，要不要換一個？這是她委婉的說法，更實際的原因是，在她看來集成電路行業當前的熱度更多是泡沫，而現在這批孩子本碩畢

業已是七年之後，到那時，「這個泡沫不一定還在」。她也認為，集成電路是個重資產而非重智力的行業，很依賴於國家整體的戰略布局，而計算機則相反，重智力而非重資產，對大部分普通家庭的孩子來說更適合。只是，能聽得進去的家長不多，沈青形容，「一個個致力於為我國集成電路事業做出貢獻」。

鄭穎也遇到過一些學生對「天坑專業」有執念，就想學土木、學生物。這種時候，她大概率會遵照孩子的喜好，「畢竟學是他們自己上」。她的另一層考慮是，時代變化飛快，一個專業在天坑和香餡之間轉換可能只要幾年，「沒準他們大學讀完之後，行業又好起來了，誰知道呢」。

高考志願要怎麼報才是以不變應萬變？在陳怡看來，最大的「不變」是學生的喜好和性格。MBTI、霍蘭德職業興趣等測評是她常用的工具，看看孩子的思維模式是偏理性還是感性，是喜歡和人溝通還是傾向埋頭做事。「看似不景氣的專業，只要孩子喜歡，願意鑽研，一樣能學出來。你給他規劃一個當下很火熱但他不喜歡的，沒有用，反而可能害了他。」

不同城市的產業布局和經濟圈建設規劃，也是陳怡會參考的重要因素。以她所在的四川省為例，電子信息和食品領域的產業鏈資源相對完整，選擇這些專業的孩子自然有更多就業機會。

彭天和家長溝通時，還會重點問問家裏在不同行業內的資源情況，看看在哪些方面能幫到孩子。之前有一個在醫院工作的媽媽找到她，明確提出想讓孩子學公共事業管理，一個許多人覺得很「虛」的專業。這位媽媽想得清楚，「只要她能上這個專業，我就有辦法把她安排到醫院的行政崗工作」，甚至為此浪費十幾分也要報。

「專業好壞沒有絕對，都要看和孩子的適配度，以及孩子的未來規劃。」彭天總結。

近兩年，多家互聯網企業推出了AI填志願服務。鄭穎認為這個「新對手」尚不足以對高報師構成威脅。一方面，現在AI提供的信息還有很多不準確之處。有的家長拿着AI的建議來找她，她一看，衝、穩、保的專業和學生分數線都是不匹配的。



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更重要的是，面對充滿不確定的未來，很多家長孩子需要的與其說是一份規劃詳盡的志願表，不如說是傾聽、鼓勵、安慰和陪伴。

鄭穎發現，很多家長私下已經做了不少功課，對專業有了大致想法，但是自己吃不準，也怕耽誤了孩子，找到她其實是想找一個更專業的人「上個雙保險」。所以，儘管有時候她對某一個專業的前景也不是那麼確定，但也會保持堅定的語氣，「讓他們安心，勇敢搏一搏」。

彭天則會格外留心那些高考成績一般的孩子。她今年輔導的學生中有一個剛過本科線一分的女孩，和這家人見面那天，她父母一直唸叨着，辛辛苦苦供她讀書這麼多年，結果才考這麼點分，真是不爭氣。女孩低着頭，默默掉眼淚。

因為女孩只高出分數線一分，加上她是文科生，彭天基本確定，無論怎麼報志願，她都無法被本科院校錄取。儘管如此，彭天那天仍然花了兩個小時給女孩排志願表，也和女孩聊她喜歡哪個城市，想讀什麼專業，對大學生活有哪些期待。

看女孩仍然神色萎靡，彭天放下志願表，對她說，上不了本科，不代表人生就完了，好的專科院校的就業情況不見得比本科差。女孩抬起頭，眼神亮了一點。

「你能考上高中，已經是同齡人裏的前50%了，現在你能過本科線，幾乎是這50%裏的前1/3了，」彭天接着說，「人生還長着呢，不要灰心，幾年後再看。」女孩用力點了點頭。

(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)